

长篇小说 铁 马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暴风雨



洪潮

暴风雨

洪潮

〔湘〕新登字 002 号

暴 风 雨

铁 马 著

责任编辑:周小立、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4

字数:1,600,000 印数:1-4000

ISBN7-5404-1267-4

I·1036 全套定价:78.00 元

内容提要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风狂雨骤，甘洒热血铸春秋。湖南和平解放在即，国民党在米镇的反动势力却像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想不到垂死前的挣扎竟那样血腥、那样疯狂，读来令人揪紧心肠、痛断肝肠……吴光明与徐萍忠诚相爱不聚首，惠如的苦恋无终，紫兰的婚属不明，主人公在黎明时分壮烈牺牲，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悬念，无边的沉思。作者朴素自然的文字，饱经沧桑的生活，把我们带进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目 录

第八十一章	唐太君盼曾孙心切	徐老师酬恩人拒婚	(1339)
第八十二章	肖平湘忍气充媒婆	郭珏玉强行留彩礼	(1358)
第八十三章	憨农妇心诚被捉弄	穷叫化斗胆辱豪门	(1377)
第八十四章	中秋夜欢娱生爆炸	旅途中疲惫受驱使	(1393)
第八十五章	鲁志高借枪建武装	吴光明除恶得口福	(1409)
第八十六章	老百姓盼望共产党	血吸虫叮住作田人	(1425)
第八十七章	孙子叫声爸赏千金	干儿下泄药白费力	(1444)
第八十八章	张家口放弃巧估算	大成昌复业险遭殃	(1463)
第八十九章	少东家无端被羁押	老管家诬人反害己	(1481)
第九十章	朱肖内江腊梅被逐	徐吴亲吻惠如痛心	(1497)
第九十一章	失恋女失恋走轻生	钟情郎钟情遭戏弄	(1514)
第九十二章	索妻儿奴欺主脱逃	回故里父感子归银	(1530)
第九十三章	俏媳妇忍辱亲公爹	乖少爷趁机赚钱米	(1547)
第九十四章	律师法官一丘之貉	瞎子绒毛两败俱伤	(1563)
第九十五章	争继嗣夫妻献殷勤	亲骨肉母子不相认	(1581)
第九十六章	坟山里计夺十短枪	湘江中惨杀三油商	(1597)

第九十七章	会亲夫紫兰遭否认	慕徐女家武巧调情	(1614)
第九十八章	诈钱财失算成泡影	筹军费落空探实情	(1629)
第九十九章	打延安假捷被披露	建特支离雁得相逢	(1647)
第一百章	卖壮丁回乡处凌迟	辞镇长一怒归故里	(1663)
第一百一章	李县长欺百姓有方	唐太君得曾孙喜死	(1679)
第一百二章	胡太太大闹特务营	鲁队长飞兵袭矿警	(1694)
第一百三章	艾呈贵挺身助产妇	孔桃红暗中护围婴	(1711)
第一百四章	游击队火烧内战粮	行动组暗杀二老嫖	(1728)
第一百五章	刘队长相煎同胞弟	孔丫头误会反战人	(1745)
第一百六章	左副官一死报中华	二伢子巧夺成大富	(1762)
第一百七章	劝惠如重伴强生爹	扶呈贵厚葬桃红姐	(1779)
第一百八章	青楼女误解取轻生	贪花容求偶定妙计	(1798)
第一百九章	吴光明不从痴女愿	刘家武得手桃花运	(1815)
第一百十章	弃党国元老殃亲女	返唐家家娘疼儿媳	(1833)
第一百十一章	受株连哥哥被扣押	除色鬼弟弟落魔掌	(1851)
第一百十二章	保特支夺枪杀亲子	重山堂兴兵救盟弟	(1870)
第一百十三章	去骨肉吴母饮血泪	失知己徐女哭新坟	(1887)
第一百十四章	盗亲夫弃尸埋粪坑	拒恋人约迟来送葬	(1904)
第一百十五章	忘前恩奴才不认主	行礼节贵妇急正名	(1921)
第一百十六章	保军粮徐萍充说客	护米厂家文率先行	(1937)
第一百十七章	迎解放扩编御白军	顾大局策反降仇敌	(1954)
第一百十八章	刘惠如做成相思梦	胡方华起义闺房中	(1970)
第一百十九章	轻强敌刘队长殒命	愧笃情徐小姐吐真	(1989)
第一百十章	少光明血奠共和国	老铁马讴歌暴风雨	(2007)

第八十一章 唐太君盼曾孙心切 徐老师酬恩人拒婚

光明知是徐萍来了，慌忙开门，几天来对徐萍的思念和疑虑，刹那间烟消云散。只感到腼腆，手足无措，不知对徐萍如何客气才好。将椅子动了动，表示要徐萍坐。说：“你起得真早。”

“今天是星期日，特来跟你玩的。”徐萍说，“昨天下午就来，那邈邈鬼青头蝇，带了十来个小流氓，闯到学校里来捣乱，说是你欺侮了他，要找光兴算帐。光兴几个人要出去跟他们斗，我和芸姐霸蛮拦住他们，不然，肯定要吃亏的。正好刘家武带着几个人从学校外面经过，把青头蝇抓去关起来了。搭帮他解了围，光兴也没有跟他们斗上。家武还说：‘今后有谁敢来学校里捣乱，你通知我就是了。’他在学校里磨蹭了半天。”

“他还跟你谈了好多事吧？”光明的高兴淡了些，嫉妒驱使他好奇地问。

“谈了，他说那天驱赶美国船有我参加，就没有派治安警卫队员来制止。”徐萍好笑地说，“这样的大事，他都碍我的面子，讲得使人不相信。我要是带领学生游行示威，他也不来干涉？恐怕没有的事，太吹毛求疵了。还讲了好多崇拜我的话，太好笑了！我有什么值得他崇拜的呢？”

“他讲了我好些坏话吧？”光明说。

“他讲的那几点，都是我否认的。但是，他肯定你聪明、伶范得很。”徐萍说，“嘴巴两块皮，说话无高低，随他去讲好讲歹，反正不信他的就是了。”

“他还讲我不该跟你玩得太好了。”光明胸有成竹地说。

“讲了。我会信他的？”徐萍说，“我说：我们要好一辈子。他无可奈何，没说什么，光只笑。光明，我们就要好一辈子！”

“他也要跟你好一辈子。”光明说。

“只要他改邪归正，作为朋友，也没问题。”徐萍有条件的说。

“你也像徐爹一样，一碗水端平了。”光明说这话，笑得故作，脸色泛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徐萍忙解释，“跟家武是一般朋友，跟你……跟你是一辈子的知己，有根本的差别。光明……”徐萍发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光明，终于绯红着脸，羞涩地问：“你晓得我下面要说什么？”

光明偷看徐萍水灵灵的两眼，娇媚的情意，不好意思的红了脸。说：“不晓得。”

徐萍伸过头去，凑近光明，激动地颤抖着声音，终于低声说：“我爱你！”

光明听了，脸红得发紫，一时不好意思得连话也说不出。心情平静了些，才亦忧亦喜说：“萍萍，别开玩笑，我不配……我们还早得很。”

“光明，你是我心中唯一崇拜的人。”徐萍说：“我才不要家武来崇拜我。我尤其想到他枪毙那两个伤兵，就觉得他太狠毒了，居然下得手！”

“那是他的职业。”光明说，“但是，他对你好。你……”

光明不说了，徐萍接着说：“我对他也好，是吗？你是看我妈生日那天没有撵他走？”

“我不是说那天的事。”光明说，“我所以走了，是讨厌他舌头下挖苦人。”

“还有我爹那直通通的讲话……我知道。”徐萍说，“光明，家武毕竟是来做客的，又是头次，我又常在他家里麻烦，表面上

不能不给人家的面子。我们一家人个个讨厌他。你不要太狭隘看事情。刚才我说与他交朋友，也是应付他一般的接触和交往。我的心永远是属于你吴光明的。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就能看出我爹的心来：明天专门请你和你爹吃晚饭。”

“为什么还要请我爹呢？”光明心跳，忐忑不安地问。

“这又牵涉到家武身上去了。”徐萍说，“你不问我都会尽肚子倒给你听，家武自作多情——当然，也许是惠如爹妈的打算——昨晚好晏，惠如爹打发人找我爹，你说做什么？”

“为你跟刘家武做媒。”光明说。

“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那上面去了？”徐萍感到诧异，问。

“我早就晓得了。”光明说。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徐萍质问道。

“这个……我怎么好告诉你呢？这是各人的自由，要是讲错了……”光明吞吞吐吐地说。

“好个吴光明，竟把我当外人看！你是情愿我被别人早提了亲去，免得看见我讨厌，是吗？”徐萍假装发怒，站起来说，“我就走，要我爹准了这门亲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光明分辩道，有点急了，忙站起来挡在徐萍面前。“萍萍，我……我不好意思，觉得……”

“觉得什么呢？”

“觉得你爹不会答应。”

“这不是理由。”徐萍说，“你觉得我会同意，是吗？刘家武有钱，刘家武有势，惠如又跟我是好朋友……早爱上他了。”

“……我不是这样认为你的。”光明搪塞地说，不敢敞开心扉，把对徐萍的猜忌说出来。

“既然你做弟弟的还情愿我嫁刘家武，我就去认了这门亲事。”徐萍真的往外走。光明慌了手脚，急着一把抱住徐萍。徐萍趁势在光明脸上深深一吻。光明羞得忙松了手。他一个十七岁的伢子，才第一次被姑娘吻了，感到很难为情，但是，他领略到

了这瞬间给予他的，是多么的甜美和醉人。徐萍见他脸红、惶恐不安，笑话他说：“比姑娘还胆小，与你的男子汉气派好不相称。”

“不是，被人看见不好……”光明说，盯着门外，怕有人路过这里。

“看见了又怎么样？我们正是在恋爱，懂这个词吗？我看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胆小了，恋爱还要教你吗！”徐萍用激将法激他说。

“不好吧，萍萍，你爹知道了……”光明顾虑地说。

“恋爱是男女两个人的事，不与第三个人相干。”徐萍说，“我爹确实还是喜欢你的。昨晚刘家托人来提亲，我爹就拒绝了。后来，我从学校里回来，爹向我亲口说：‘萍妹子，你十八岁了，有人想娶你。明天我把光明父子请来，我应该正正式式地陪他父子一餐饭，把话讲明白，把事情了结一下才是道理。’妈喜欢得很，她说：‘准是为你提亲。’我问妈：‘爹跟你商量了？’妈说：‘这还要跟我商量什么？明摆着的事实。刘家来提亲他不答应，又怕别人再来提亲，所以，早些向光明父子提了。事久多变，节外生枝，这还要你爹明说？本来是伶范妹子，这会子倒变得傻了！’昨晚，我没有睡好多，想你。刚才我吻你，还怕丑，以后，还怕吗？”

光明信以为真，被幸福陶醉了，过去对徐萍和徐老师的种种猜疑和忌讳，再无一丝存影了。他终于大着胆子——还是有点发抖——偷到徐萍坐椅的背后，连椅子靠背一把抱住徐萍，敏捷地在徐萍的右脸上轻轻地一吻。又像贼一样飞身离开，坐到离徐萍丈来远的床边上，憨憨地笑着。

“不错，有一分男子汉的胆量了。”徐萍看着他笑，“还不算什么，不过是一比一罢了。”

“萍萍，你还要去喊我爹吗？”光明问。

“不要，我爹亲自去请你爹。”徐萍说，“连姐姐、姐夫都不

喊，只请你们父子。我听妈说过，爹决定重大的事情，都是考虑成熟了的，从来就合妈的心。妈不必问爹了。”

徐萍在唐家吃早饭，郭管家吩咐光明今天不能出去，大太太没有回，他要外出忙事，家里由他坐镇。光明有徐萍在，正好不想外出，满口答应了。

徐萍有三个多月没有来过唐家了。自从王爷殿看戏以后，光明没有邀过徐萍来唐家，加上徐萍教学忒忙，晚上也不得闲，没有主动来过唐家，因此，提出要去看望唐太君，光明带她来到慈庵。

老太君稍许瘦了点，一切如故，眼力好，记性好。一见光明带着徐萍来，就认出来了，笑着挥手叫着：“你不是萍萍吗？快过来，快过来，让奶奶看看你。”

徐萍连忙奔过去，叫老太君好，站到老太君面前。老太君用手摸不着徐萍的上身，徐萍蹲下身子，丫环立即端来一把矮椅子塞在徐萍身下，让她坐着。

徐萍说：“老太君福体健旺，有百岁的高龄。”

光明站在一边说：“老太君专门行善积德，修得眼明脚健，活得一百岁，看得五代同堂到。”

“世上难逢百岁人。你们都是哄老太君的。”唐太君欣喜的笑着，又失望地摇着头说，“你们总也听过，这还只是三十年前的事，民国初年吧。十三都有个胡姓大爷，自管自作百来亩田，到大爷五十九岁那年，已经是九子十三孙了。得意洋洋的，夸耀自己人兴财旺，吹牛讲大话。一年中，瘟疫、南北军阀打仗、春涝夏旱，天灾人祸一齐降，儿孙死绝种，儿媳、孙媳都各自谋生去了。到他满六十岁的那天，仅仅留下他光光一个人。大爷就在生日这天，一索子寻短了。死后村人将他埋在路旁，碑头上刻了十二个大字：‘九子十三孙，过路君子看孤人。’我打这个比方，是说我不要百岁寿，现在比胡大爷大二十岁，只求多见一代人，到我八十足岁——明年——能看到一个曾孙就心满意足了。原先我

指望今年逢八十岁能见到正坤的孩子，落空了。又呆到明年吧，反正是八十岁。老太君决无奢望想活百岁见玄孙。老不死最后像胡大爷那样的结局，那是犯下滔天大罪的报应。我多做善事多积德，苍天保佑我再活一年，看到曾孙，死就瞑目了。”

老太君歇了歇，伸出双手，一手拉徐萍，一手拉光明。光明连忙站近点，伸出手让老太君握住。老太君又把他俩的手，叠在一起，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语重心长地看着两人，说：“光明，萍萍，我早想跟你们讲件事，不是奶奶痴呆不会讲话。去年紫兰就许了我的愿：说我八十岁能见到曾孙，能四世同堂，落空了。正坤至今连消息也没有，他忘了奶奶了。如今，奶奶唯一的指望就是你们两个。你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年纪又正好，是成亲的时候。今年成亲，明年就还奶奶一生世最后的心愿，让奶奶见见曾孙，就闭眼闭嘴去死，再没有遗憾了。萍萍，你是闺女，难听奶奶这些疯话吗？”

“老太君尽管说，好听哩！”萍萍大方地说。

光明向徐萍使眼色，用手指暗暗刮脸取笑她的大方。徐萍装作没看见，专听老太君说下去。

“好听不好听，我要把话说完。”老太君笑眯了眼。“你们成亲，全部的用费都由奶奶出，要一万还是两万？尽量热闹些，不要你娘打湿手出一块钱。死钱留着没有用，又不能带到土眼里去，给你们用上了，添一代人，几多好？我也听到了世上的事，国民党与共产党又打仗了，留下的钱，还不晓得归己不归己，那就不管了，听天由命吧。早向珏玉因为做生意蚀了本，要我借钱给她做成本。我就没有肯。我说：‘你要光明就成了亲，我送你一万。’光明，你娘没有告诉你吗？”

“告诉我了。”光明只能这样撒谎。

“珏玉说：‘我要等到二少爷办了喜事你再给我一万块钱，我早赚回来十万八万了。’我问她：‘光明的亲事就不提了？’她说：‘会提，总不能一两个月就办成，要谨慎点吧。’我说：‘萍萍那

姑娘我看过多次了，就选了她，把她接过来不就成了？’萍萍，光明是个好伢子，你喜欢他吗？”

“喜欢，蛮喜欢。”萍萍在老太君耳边细声细气地说。

“今年成亲好吗？”老太君也低声问她。

“好。”徐萍又说。

“姑娘大姐不害羞……”光明红着脸，擤着鼻子向徐萍做鬼脸。

“老太君放心，明年就等着抱曾孙了。”徐萍说这话，是嘴贴在老太君耳边讲的，以为光明没有听见，老太君连连地点头，乐呵呵的笑，笑出了眼泪。

“我要转去十年，就帮你们办了。如今是真正老了，力不从心，只能求你娘，多催她。催得多，看她如何答复我。光明、萍萍，你们两个今天都在这里，帮老太君想想吧，活在阳世间没有好多日子了，就让奶奶等到这天去死。奶奶积德做好事不少，你两个也为奶奶做到这件好事。事成了，奶奶不会亏待你们的。正坤不在，逢春没有成人，奶奶只能求得你两人了。”老太君伤感起来，徐萍讲了些安慰老太君的甜言蜜语，还逼着光明向老太君许诺婚事，逗得老太君才安静下来。

“看你在老太君面前扯了咯多白，什么时候能兑现。”两人离开慈庵来到后花园，光明责备徐萍说。“她见到我就会问，这是她唯一的心病。”

“什么时候兑现，问你自己吧。”徐萍说，“既然怕老太君问，就拿出你的把握来，决定在你。”

“决定在我？萍萍，我如今吴不姓吴，唐不姓唐，能决定什么？而且……”光明没有说完。

“而且什么？而且身负重任，为了伟大的事业和理想……我不说了，你也不会告诉我。”徐萍说，“结婚当然还早，我也只同意订亲，肯定这个事实。跟老太君不这么说又如何说呢？老人家就信哄嘛！”

“老太君记性好，最想是四世同堂。她做善事，纯粹是为了早有曾孙。今天你亲口承许的这些话，她时刻忘不了。我娘回来了，肯定会催的。”光明说，“问起来，我如何答复她？你是在为难我。”

“你全部推在我身上好了。”徐萍大胆地说，“反正过了明天，就好讲话了。”

后花园里的桂花香气更浓。徐萍在一株金桂树下的石鼓上坐下来，拉光明坐在一起。光明推说石鼓太小，在旁边的一个石墩上坐了。老园丁看见他俩亲亲热热的，本来在不远的花围子里浇盆菊，却带着两个丫环妹子走得远远的了。

“丫环妹子怕你二少爷。”徐萍说。

“不是我不理她们，是不能够理她们。有了倪桂花那个教训，到死也记入骨了。我不能让她们再变成第二个桂花，所以，根本不理她们好些，免得无故害了她们。”光明说，“萍萍，这里面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我就不喜欢，好难打发日子！”光明说。

“要我也在这里，你会这样感觉吗？”徐萍问。

“不过感觉小点，我不愿生活在这个围子里。”光明说，“以前我在自己家里，既自由又有意义，那种半叫化子生活，比现在的少爷日子强多了。”

“你是有目的生活在这里的，虽然我不全清楚，但是，我猜得到。头脑清醒的人也猜测到，不过没有拿到你的把柄而已。就说刘家武，他夸你聪明、伶俐得很，我看他就不是凭空讲出来的。我还讲一遍：你是在为伟大的事业和美好的理想，暂且生活在这里，也许，你还肩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命。”徐萍说。

“这你就是瞎猜了！”光明否认说，“我进唐府，你是一清二楚的，纯粹是为了挣碗饭吃。后来是因为帮大太太出了些主意，被她看中了。你认为我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别人正是因为这样看你，你又没有露出什么马脚来，对姜五伯和我姐夫的关系又不了解，所以，不识你这个‘庐山真面

目’。我比别人了解些，能分析得出来。但是，就是人家杀了我，我决不会说出这些来。我不会责怪你对我隐瞒。我坚信总有一天，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徐萍说。

“我不跟你争论好了，任你怎么去猜测我。我除了生活在这里，并没有做什么好事，更不要说大事，反而光兴他们认为我做了很多坏事。好事也好，坏事也好，终究总有一天，光兴会理解我、原谅我的。作为对你萍姐姐，我这个光明弟弟，对你实在没有隐瞒什么事情。可能你对我隐瞒了什么吧？”光明说。

“我有什么隐瞒的？天天教书，让学生多认字，多学点知识，你一目了然。”徐萍说，“不过，我想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才不有愧于自己的年华和知识，所以，游行哪，募救济捐哪，帮助伤兵洗补衣服哪，我都喜欢去做。我就做这些小事，觉得很有意义。”

“你做得对，做得好。”光明说，“可是，我就不能参加。”

“你是大丈夫，干大事业的，我心里有数。还是用刘家武那句话来概括你：做得聪明、伶范。光明，要没有战争了，世界太平了，我们在一起会多么幸福！”

“是呀，我将来还想上学读书，做个有学问的人。我更想我们年轻人——无论贫富子弟——都能去读书，将来去报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萍萍，我们得到那一天，要付出艰难的代价，要朝着我们的目标，勇敢地斗争下去，就是需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光明向她渗透着正义和真理。自从与徐萍结成好友以来，他时刻没有忘记她能有一天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他希望萍萍很快——一两年吧——在全国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徐萍说：“你进步得真快，能讲出这些高尚的人生观来，还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佩服你！但是，把你与姑娘打交道、接触相比，就是个懦弱的胆小鬼了。”

光明说：“我的长进多亏了你萍姐姐。你给我读的那本裴多非诗选，我最喜欢那首‘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二者皆可抛’的诗，从中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人生的标准，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首诗还是有意义得很。但是，你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教育，远比这多得多、深刻得多。”徐萍走到光明面前，光明又被吓住了，以为她又要亲自己，慌忙站起来准备躲开。徐萍好笑的说：“怕我吃了你？不会吻你了。我告诉你一个绝密的事。”光明这才没有动了，徐萍低声说：“你受了共产党的深刻教育，你是地下共产党员吧，”

“你胡扯乱猜！萍萍，这样要出乱子的，刘家武、肖平湘这些人，正要找米镇的地下共产党，你是要把我推给他们吗？”光明认真得生起气来，严肃地说：“我不是，我不是！”

“不是就不是，何必发火呢？我仅仅只问你，根本没有问过谁。我怀疑过很多人都是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出口一句。你放心，就是刘家武、肖平湘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出你们来。当然，我是猜疑，没有证据。算我问错了，向你赔个礼。”徐萍深深一鞠躬。

“算了吧，萍萍，这大政治玩笑开不得。开战以来，一些无辜的民众，被当作共产党抓起来了，还有的被杀了，李、闻惨案你很清楚，国民党就是这样残酷。你我又没有为人民做出什么好事来，倒先被国民党白白关起来，或者杀了，那太不值得了。如果真是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死了还值得。”光明说。

“好，以后再不敢妄言了，请你原谅我的过失。”徐萍再次赔不是，感到后悔。

光明又觉得自己过分严肃认真，好言劝慰她说：“萍萍，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解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奋斗，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要找到了，我们都参加去。我们的打算，只能深深地蕴藏在心里。”

“嗯！”徐萍仿佛都懂了，走近光明，她的头慢慢向光明面前靠去，脸贴在光明的胸口上，谛听那颗赤诚的心的跳动，满怀柔

情地说：“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就好了……”

光明轻轻地抚弄着徐萍的乌发，初恋的爱火，燃得他浑身发热。对徐萍的渴望，简练而真挚地回答了一个允诺的“嗯！”声。他的手，渐渐抚弄到徐萍的白嫩的脸上，感觉她比自己更热，更热。

他俩初次度过了一个最美好、最幸福的难忘的时刻，终因郭管家的回来而恋恋不舍地结束了。

光明毫无猜忌，第二天太阳落山前，满怀激情地匆匆去徐萍家吃晚饭。

徐仲文在去年日本鬼子投降缴械那天，因徐萍观看鬼子兵离开米镇，在湘江大码头被人挤落水中，幸亏光明救起，倍加感激。加上吴志坚在米镇素负盛名，又被日寇掳去衡阳，消息全无，十有九死于衡阳战火中了，更对孤苦的吴光明产生了深深的爱怜之心，因此，对光明的往来很是珍重。尤其光明又入了唐家做工，更使他放下了心，这种祈祷似的安慰的出现，仿佛为他偿还了怜惜的牵挂，弥补了他一份内疚的心思似的。不久，随着事态的变化，光明做了大太太的干儿子，这使他对光明的挂念放心了。后来，吴志坚又奇迹般的活着回来了，光明还正式过继给了大太太，成了唐府的二少爷，他感到不可思议，似乎这是出现的海市蜃楼一样，不相信这种存在是现实，但是，光明毕竟在唐家安然无恙地生活下来了，得到了女儿常常带给他的喜讯，光明得到大太太的宠爱，连大太太的叔叔管家，也在光明面前稍逊颜色，大太太把光明视为己出。这个难解之谜，困惑了他多少个月，但是，他没有听到任何不同的异议，光明在唐家根深蒂固了，成了唐府的第二少爷。从光明来他家的频繁，女儿萍萍与光明接触的日日亲密，他渐渐看出了那种儿女之间授受不清的预感，发觉他俩的交往是感情的与日俱增，引起了他暗中的注意。他，徐仲文，毕生教书，人称教书匠，只懂得知识最为重要，而一个人知识的获得，又是通过在学校里读书才能获得的唯